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四

李昉

子宗誦宗諤
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起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
學士從太父右資善大夫起無子以昉為後蔭補齋郎

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為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為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袞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

乃命為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
賜金紕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為給事中四年
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誣奏
昉為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
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釋出
昉為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內
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
舍人未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

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殿爾即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旣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普尋出鎮多遜遂參知政事太宗卽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贇宋白同修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

常山常山卽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
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
為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
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
無踰於昉遂命叅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
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
司自昉議始也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為左右僕
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

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旣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旣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

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為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羣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旱蝗既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

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為右僕射先是上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寃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

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
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哀微之祚則已
徃之寃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
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
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
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樽
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
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

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史掖之以出卧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

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旣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

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

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
母謝方娠指腹謂伯母張曰生男當與伯母為子故昉
出繼於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
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起太子太師謝
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
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
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

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
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
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
明日遂擬授秘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
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
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為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
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暨劉錫吳淑呂文

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為
尚書郎昉懇辭以為非承平故事止改秘書丞歷太常
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
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迴大中祥
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為屯田員外郎昭遜太
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
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

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為故事真宗卽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筭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興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

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
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
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
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
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
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
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
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

寧豈不盛哉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
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徃復
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
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為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
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
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
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
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

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墻之制因深塹
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
賀承天節詔宗諤為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
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
宮命副丁謂為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
土命為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
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
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

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為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叙閣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為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

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為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

談錄並行於世子昭適昭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為秘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
進士出身為刑部詳覆官累遷秘書丞羣牧制置使曹
利用薦為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
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開
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為三司度支判
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讜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
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

卒憤監軍酷暴欲構辭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
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為
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徙淮
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
京刑獄為三司戶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
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
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
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為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

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為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訥訥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為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為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

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祿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李氏居京城北宗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為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墮昭邁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為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邁以為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請

詰所以興利之實昭溝爭不屈遂罷判官為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修言陝府關中要地昭溝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徒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為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偽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

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邁至立廟祠之歸為三司戶部判
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尚
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
擢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
鄭州卒昭邁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竒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
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
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千

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

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

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
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
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
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
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
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
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正言宋
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

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
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燿
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
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
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
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
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
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
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
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
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
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
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

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
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
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
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
哭盡哀人以為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
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

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陞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固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為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

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
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
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
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
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
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
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為絳州團練副

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
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
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為國子博士惟簡
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
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
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
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
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

政事俱優命為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
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簡也次子
宗簡亦進士及第慶歷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
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
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
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
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
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此徐州

妖人孔直溫挾左道誘軍士為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
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貸誑誤者請於朝斬直
溫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
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
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
陶甓甃城人以為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
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

學有遠志慕唐李太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
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
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
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
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
汝為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
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

州時州鞠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
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
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
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
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
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闕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
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
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

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

若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
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
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
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
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
死地而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
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
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

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

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上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為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

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

克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即行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

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

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贊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二年置

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八年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縉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業與叅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為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名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

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為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菓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閣門祇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

其所以然且言臣授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為報上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

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以右司諫梁顥為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

招致藩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軍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

而緣邊之勢張則廊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族戎之熟戶
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
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
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
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
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
議以為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
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

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兩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

砦於蕭關武延州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於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

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脇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

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折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

之際去攻六合則瓜沙甘肅於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明德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

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為葬河南縣吏為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為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即具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

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
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
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祇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
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
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
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

羣僚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
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沘劾其嗜酒廢事及
為河北轉運使乃發汭居喪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會
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為永興軍兵
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
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
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為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
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

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
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
嘗事于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
賜以鑑湖以為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
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
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
老監秘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為哉時以為名言
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踈近

以年為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於卒子二人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為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

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
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為光祿卿加直秘
閣知廬州遷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玘字仲
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
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
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募鄉黨羣從之未葬
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

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為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為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

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閤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

封郎中克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
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
東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
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素重呂
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為樞密直
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
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

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
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
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
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
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
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
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至道初
黃中遭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為賓

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為慰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當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疊疊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

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為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
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
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為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
守文殿中丞守納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
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
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叅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

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
謂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為張紳所污而不辨
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
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
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元 中書 右丞 相 總裁 托克托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五

錢若水

從弟
若冲

蘇易簡

郭贇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溫仲舒

王化基

子舉 正舉
元 孫詔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州

帥劉銖辟為錄事參軍歷長水鄴都尉扶風令相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贊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贊假他事廷責之文敏不為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培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鞠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員外郎又知洺州建昌

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克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翊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

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鬼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

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為監
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
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修太宗實
錄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
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
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
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
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

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

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
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
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
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
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
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
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
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

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
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
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
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
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
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
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
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

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
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
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草將帥五曰明
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
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
許召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廩贍不克則官為支給然
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為救
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

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如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為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

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
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
非鑿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
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
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
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
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
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

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為言此盖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今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劬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

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與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闕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

有節制深為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為太常奉禮郎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

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
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
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兄若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
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酤酒杖之百數僕挾刀
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
門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冲
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
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叅軍俄遷光祿寺
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竒秀才思敏
瞻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
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
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
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
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

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
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為孚門生千里預薦
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
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
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
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為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
何並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
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

梁迥啟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

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
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會郊祀充
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
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
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
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
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劔南中
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

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
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
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賈
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為
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
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
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
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

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
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
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
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
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
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
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
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

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為著作佐郎右贄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兼張洎王克

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舍人賜金紫
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京朝官差遣院
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贄
洎滕中正雷德驥領之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為
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為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
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
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姦邪無何以入對宿醒未解左
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

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
議大夫入為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
子孫贄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
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為給事中復工部
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即位拜刑部出
知天雄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
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
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

初真宗未出閣贄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為輔導不及贄嘗稱贄純厚長者至是在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作詩賜之有啟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遷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贄集為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錄其子昭度為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

贊善大夫贊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為三十卷上
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
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
掌貢部以為奏名之首後卒貴顯贊初充賦有聲邑人
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
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之
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
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
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胃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
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
典瞻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
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太
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為翰林學士冬拜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親征范陽至上疏
以為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道必務萬全幽州為

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
邊庾未充沉范陽之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
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
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未為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
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
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
暫駐鑿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
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

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耻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為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等入充

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謚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荅曰朕旁稽

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
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
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
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
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
習不假朕之言諭也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
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
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膂不足弭其

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
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巨
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
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
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
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
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
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

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效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為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

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錯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為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

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為
廂虞侯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
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
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馬用僚佐為請易吏以雪
冤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鎮觀
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為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
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
曰苟人主不察為之奈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

公首效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
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
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
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
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
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
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
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

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凶黨疑謀泄有自首者擒百
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
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
者為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為三
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
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
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
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

中知成都府既命奏免歲輸銅錢罷權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為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為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

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
若冲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中
進士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
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
右拾遺出為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
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

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戶部侍郎
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
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
賢出知代州沔遂為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
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
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
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
喜即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

疏駁之太宗追還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
正亦罷沔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皆白會省
吏事發連中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
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
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
殿犯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開立法
苛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
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前

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
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
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沔弟
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權易院坐
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沔以是頻
為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
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

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
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
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為國家平太原以來燕
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
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
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
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
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

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朶藏梟波等部唐末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為其所據歲調卒米伐給京師必以貲假道於羌戶然不免攘奪甚至殺掠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為畫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為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

雜居况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
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
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
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
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為內地歲獲巨木之利咸平初拜
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
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
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

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
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戶部尚書三年判昭
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
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
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自為正言至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
嗣宗嗣良嗣先嗣立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

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為
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
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
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
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
又嘗令薦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
也化基嘗慕范滂為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

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
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
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
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
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
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
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
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

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
六卿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
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
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
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
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
所知其舉到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
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陞

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
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籍以
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
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
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
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
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
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

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
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
疆雖踰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
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
衝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
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權務倉庫當時事
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
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

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
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
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
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
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
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
善貪殘凶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
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

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
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
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
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為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
基為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
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
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
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

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為類已器愛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邱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實訓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為相改龍圖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
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
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
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
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之為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
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修等亦
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
尚書禮部侍郎知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

有謀起為應者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徒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

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為宣徽使家居凡七
上疏及狄青為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為執政力
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賜就第賜
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
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簡賜黃金百兩
文章雅厚如其為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

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文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隄
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既獲乃治隄為河
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對具論
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
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
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來爭屈野地舉
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咸服治平
中又徙成都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為丹稜卓筒所

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
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母憚其
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
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
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
輕舉大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
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
戍益備去兵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

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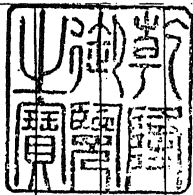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攜其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為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思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府推官富民貸後絕僧牒為緡錢三十萬踰期復責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為滑州州屬縣有退灘百餘

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詔募人佃之而收其
餘為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嘗
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
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
者乃彊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
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為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
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
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挾滁

州事罷去起知深究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為左司郎中
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
魚詔言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
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壽使京西攝尹洛父
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
舉上清寶籙宮復為工部尚書徽宗閔其老命毋拜詔
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
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

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
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